

魏

書

二
一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一

韓茂

皮豹子

封勅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有

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
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
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
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
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
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
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
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
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
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
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
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
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
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劭義隆
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

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
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
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
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諡曰
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
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
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
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
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
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
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
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明
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

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刼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刼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龍表爵

均弟天生爲內廐令後典龍牧曹出爲持節平
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稍遷
內侍左右卅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
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
侍中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諸軍軍事安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
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具君三年劉義隆遣
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卅祖

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
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
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
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
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
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
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
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
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

降仇池平未幾諸氏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
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
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
報復後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
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
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
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
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

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
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
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
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
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
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
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
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
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

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
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氏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
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
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
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
恐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
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

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
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
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
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
共爲脅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
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
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
局本或作句或作句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甚少諸州雜
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

易返掌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
成王軋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圍
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鎮少兵
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
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
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
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
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關上邽安定戍兵至
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糧

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苦高平騎至不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

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
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旣而
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
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
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
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
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
淮陽王諡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
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
涼澆一爲洗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

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
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
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
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
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
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
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
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
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眞眞衆潰僅而得免喜
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
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
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
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
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氏羗放命侵竊邊

成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勲或身建殊
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
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
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又梟
凶醜元惡俱殲闢闢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
略商校利害料其應否寧邊益國專之可也今
軍威旣振羣愚懾服革弊崇新有易因之勢寬
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
文度楊鼠親屬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

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阻之要尤宜守防令
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勤戎務綏靜新俗懷民
安土稱朕意焉又詔喜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
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
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朕無
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
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閫之心邊城無
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勅
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

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旗據險不順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
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
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勅文代人也祖豆臯始初領衆三萬東征幽
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
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
內侯父涅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

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勅文始光初爲中散稍
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
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
公鎮上邽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
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
軍廣川公乞烏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
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
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金
城邊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万

餘戶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勅文先已設備殺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回會復率衆四千攻城氐羌一万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戶二萬餘人屯於北嶺爲回等形援勅文遣二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別令騎出擊之旣而僞退回率衆騰逐敕文輕騎橫衝大破之斬回而北嶺之賊從高射勅文軍人飛矢如雨梁會得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勅文分兵三百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又

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士馳入賊餘衆開門
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豐公閭
根率軍助勅文勅文表曰安定逆賊帥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帥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
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
自稱應王天授玉璽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
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遣權壽胡將兵二十
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
不並若欲湏我先殺李洪我當自往梁會欲引

致文德誘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爵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梁會反逆以來南勾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持賊在東城隔牆而已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會若文德旣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

今文德未到麥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
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
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
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勅文先嚴兵
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勅文謀於衆曰困獸猶
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
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
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
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

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勅文縱騎躡之死者太
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
亂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
王官興爲秦地王勅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
次略陽勅文遣使慰喻而元達等三千餘人屯
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
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益擊劉
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讓者惟萬護及元

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衛率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臨朐子後坐事免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薛曇尚迎蠕蠕王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績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
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
就而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
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
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
府君剋已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
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
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陳每
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

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羅漢仁篤愼密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二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

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
璽書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
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
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
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
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
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
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

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三州刺史時池仇氏羌反攻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卿以勞勤獲叙才能致用內摠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

名竹帛仇池接近邊境兵革屢興旣勞士卒亦
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
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若不
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
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
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
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
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
郎扇惑隴東聚衆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

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氏羌叛逆遂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望廉符祈等皆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高祖詔羅漢曰朕揔攝萬幾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羣司外任方牧正是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然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

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
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
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
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
卒

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恒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
豹子第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
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始光初以密皇后親
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魏縣侯遷安南
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爲趙郡太守治有能
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
政刑遷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
和平二年卒諡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鷹揚將軍出爲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爲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秣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碭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攻而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等進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
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賊肆逆滔天弗曉靈命
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
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
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
自求多福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
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
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具欲水陸

俱進攸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
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
木斷清水路劉或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
溯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
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
順流退下伯恭部分諸將俠清南北尋攸之軍
後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
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
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

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禧公等輕騎
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
進攻宿豫劉彧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
孔太恒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陽彧太守崔武
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
侍都督徐南兗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彭城鎮將
東海公三年十月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諡
曰桓

伯恭弟伯孫為中書

士襲父爵魯郡公拜鎮

東將軍東萊鎮將轉本將軍東徐州刺史坐
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
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
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暫勝之名豈
同年而語也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

卷三十九

九五

易書傳三

十一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麟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曆中書

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
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
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
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
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三
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
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
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
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氏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溫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

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叉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

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
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
將軍華州刺史諡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踈狂有膂力歷河北
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負暴爲御史所彈
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
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
妻羊氏夫妻相訟送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

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
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
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
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
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
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圻姜脩又分軍
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
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

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
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
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
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
等救之次於鮑昱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
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
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
破仙琕斬其直閭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
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

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
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
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
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
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郟
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
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
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
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

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歛納貨巨万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

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
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
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
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
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
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
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汝南內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

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
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
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
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
嗟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
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
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
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甚有屈焉學子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

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薨遂入長安
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
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
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
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
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
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
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
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
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
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
率僧旅幾千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
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
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
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大
吠新客佞閣排踈賔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導
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
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
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
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
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
陋僻而僭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

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
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
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
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
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
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
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
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牝牛弊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
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序敷嘗
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
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
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母
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

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
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
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
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
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
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
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比早自辦集其館宇卑

陋園疇編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其二妾
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間見其貧約以物直十
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間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
雲左右皆祗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
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
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
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
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
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
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
子孫父寮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
寮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
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
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
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
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
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昌歷位通
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
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
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
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
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
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

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
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諡
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
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
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

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驪城局參
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年頗得民
和遷青州敦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
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
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
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
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

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
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
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
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
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荅
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
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
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
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
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
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
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
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
途改步是以今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
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醖糟山周滅妖妣羿喪以

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
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踈
網改祝躬道攸敷龍盤應德隨虵銜珠勿謂無
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
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
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
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煢獨猶
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卽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旣深情期往返思遲

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
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崑崙恒嶺滉漾滄
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
冠衆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
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臯
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
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
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
帝用訓詁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

應其求翰飛東觀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

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

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邈天子兼茲

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

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泯時

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

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

榜莫緣開通有運閭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二

言

其九

謔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

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

其十

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迂踰激電進之田

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倩

其十一

文以會友

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眄坎迷流覲良

闇止伊介虬光四鱗曲水

其十二

允荅書曰頃因行

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

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

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
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旣承
雅贈即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擢靈珠邈矣
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五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弈世克隆方圓備體淑
德斯融望傾羣雋鄉音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

允著丘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

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

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

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

天暉其五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

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六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古

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

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

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

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

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

之均於紵縞其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

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

已悟其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

滯結駟貽塵屢空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已中殘雖曰
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
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
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
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至漢太尉頰九世孫也
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
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
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
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
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
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暮瑣暮瑣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
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
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

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彊徇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掬其於皇我后

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

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焚淵

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

戢岷丘龍潛玄漠其二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

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

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

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歧載張載

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瀉民懷餘劭

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

其詢

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

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

其誥誅承根

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

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雋

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倜有名於西土父玟

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

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

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
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
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
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
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
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飢寒性能多食
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
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暉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暉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暉暉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

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
釋卷晁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
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
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
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
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
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
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
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
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
一子扶養兩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
涼州西四百里悲本或作悲亦作匪谷窟遇疾而卒兩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

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昞河右碩儒
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
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
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
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
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黷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
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史教冒以聞奏乞敕
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
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
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
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
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
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爲

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
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鐸
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
綸一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
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
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
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
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雋
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臣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薦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

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徒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陰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

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暉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

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余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雋所知賞神雋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雋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
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雋令道
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
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
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負
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
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
蕭衍至南充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
夫領右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

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
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
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
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委
任
書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
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
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
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
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
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

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
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
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爲之謠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
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
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
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
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
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
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
眞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
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
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
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
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
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
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

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日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

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
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
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
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
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

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貝思者嘗至京師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曰緣共
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
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
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悵若欲遣信者當爲
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
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
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
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

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二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
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
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
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僑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
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
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
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

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
所多愧鄆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
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
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
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
出還走彼大營虜安斂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
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
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

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
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
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
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
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
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
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
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
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
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
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荅如流暢及左右甚相
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
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
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
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
至於再三削減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
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
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
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
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
使於江南蕭蹟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
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蹟女高明婦人生一子
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
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
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
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
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
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
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
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
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
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
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
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爲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
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
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
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
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
志長奪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龍袞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
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
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
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
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
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
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

範萬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訛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
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充豫之南置淮陽郡以
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万
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
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
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
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

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
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
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
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
遷主客令蕭曠使劉績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績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績等呼
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
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績曰世異之號凡
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躬勤二秦續
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
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
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續曰比方金玉大賤當是山
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
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
無玉續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
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
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
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
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
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
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
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
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擲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擲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
博陵崔氏生二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
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
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
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
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
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
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
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
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
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
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
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
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
爲些言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
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
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
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
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
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

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遲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
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
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
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
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
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沈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
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
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
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
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
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
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
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
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
定冀相滄躬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
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靈寶少子也少孤爲
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
恒方爲門戶所害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

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
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
爲中書學生冲善文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
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
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
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
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
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
議之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
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
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
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糴分民
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
宜沖曰民者寘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
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
賦之益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
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

作郎傳思益進曰民俗旣異險易不同九品差
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
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
賜爵順陽侯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千万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
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是始

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賊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其銜之至冲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慙慙不濟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
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
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
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
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
不名之文明太后廢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
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判定輕重高祖雖
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
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
君目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
冲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
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旣
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
冲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堦昭德於上代

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登華朴殊
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
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
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
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
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
於三元慶饗方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
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
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己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
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
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
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
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
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
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
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
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示可知
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
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
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
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
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
乘千里馬音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同區域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遷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故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憐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
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
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璽之響巡時南
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
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
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
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
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糧掣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
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
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
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
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
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
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
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
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闔此乃
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湏二万人以下六十日
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
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
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
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
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
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
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
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
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
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
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
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
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竝付司寇不可
不入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醺
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
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醺
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分有黜自古而
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寬含得預此醺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革
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
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
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
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
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旣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
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

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
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
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
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
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
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
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
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
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例條

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
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
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
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
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
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
於冲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營匠制
几案盈積刮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
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
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鬚髮班白姿覓豐美
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
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
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相援益及彪爲中尉
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
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
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

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

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
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
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
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
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

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
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卽嶺旋鑾覆
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
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
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冲患狀謂右
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整朝務清儉居躬
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
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
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

閱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内外輯睦父
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
久無閒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
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
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
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

參心膺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
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
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
釋題楊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
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
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
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
或後人移安世傳附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